

新大衆叢刊之十

不想開的問題想了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編

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版

了開想題問的開不想

十之刊叢衆大新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出版

目錄

想不開的問題想開了.....	王英(一)
自述.....	連錫城(五)
民辦學校的方向.....	王民(八)
對民辦學校的意見.....	解索(一〇)
龍鎮小學爲啥辦不起來.....	王英(十四)
一個頑皮兒童的改造過程.....	李占春(十八)
陳彩章的教學方法.....	逸民(二二)
徐江賢動員兒童入學的經驗.....	段懷良等(二六)
介紹一個識字辦法.....	趙振國(二九)
新的招考法.....	董立法(三一)
教育小經驗.....	李紅(三三)
要飯孩子王改文上學.....	葉子(三六)

想不開的問題想開了

王英

我是一個小學教員，在工作中有很多問題想不開，自己苦惱，工作也作不好！後來想開了，自己痛快了，工作也順手了。我想，這些問題，恐怕旁人也會有的，所以寫出來與大家研究，看我想得對不對。

一、教育工作比別的工作地位低嗎？

這個問題在我腦子裏盤旋了很久，總覺得當教員吃不開，人家看不起，比別的工作同志地位低。你看，區幹部一到村上，又是羣衆，又是村幹部，圍了一大堆，談工作，討論問題，好不威風；咱在村上，孤零零一個人住在學校，幹部不尿，羣衆不找，這不是看不起是什麼？唉！幹教育工作沒出路。

以前我是一直這樣看的。直到去年文教會後，才變更了這種看法。新的看法是：別人看不起全在自己，不怨人家。這裏有兩個例子，便可證明。一個是：距我們學校

五里有個村子，叫南寨。這村裏的教員，天天東游西竄，愛漂亮，聽說還搞了個破鞋。像這樣，羣衆怎能看起你，幹部怎能跟你談工作？那個教員臨走，村裏還開了個鬥爭會鬥他，真是敗興。一個是：王曲小學教員李長林同志，跟村裏羣衆關係鬧得很好，村裏有啥工作都找他商量。村人說：李先生真好，『有求必應』人人尊敬。從這裏我想通了一個道理：不管幹那一行，都是一樣的，看你跟羣衆關係怎樣，工作做得好不好，看起來不起全在自己。

二、教育工作有興趣沒興趣？

說起這個問題來，和上面的問題差不多，也是苦惱了很久才解決的。以前我做工作，非常不踏實，而且強調興趣。又一向認為教育工作，枯燥乏味，最沒興趣。四三年，我在本縣一區石埠頭教學，上半年還可以，後半年工作搞不進去，就覺得沒興趣了。幾次三番要求上級調工作，上級不調，工作稀稀拉拉，沒一點勁頭，鬧得羣衆是意見，上級對自己印象不好，實在沒興趣。

後來，上級調我到池底工作。這村子不集中，散了一大片，學校也沒基礎。剛去的時候，還是覺得沒興趣。後來一想，我在石埠頭沒興趣，來到這裏又沒興趣，大概自己有點毛病吧，……：想來想去，對了，自己工作不踏實，盡在浮頭表面上打圈圈，怎

能弄出興趣來？捉住自己毛病，就下定決心，往工作深裏鑽，一鑽鑽出很多問題，工作也就有了興趣；這個學校辦到現在，慢慢像個樣子了，學生人數也增加了，工作越搞越有興趣。別人問我：你怎麼半年不回家走一遭？我說忘了，工作有了興趣，連家也忘了。從這裏，我又悟出一個道理來：什麼工作都是一樣的，有興趣沒興趣，看你能不能鑽到工作裏邊去。

三、遇到困難怎樣克服？

以前我碰到困難，老是一個人想，想了很多辦法，花了很大力氣，困難還是困難，怎也克服不了。後來我走了羣衆路線，叫大家出主意，天大的困難也就解決了。還是拿一個例子來做證明。

池底是七個自然村，五道溝組成的一個村子。春天一忙，大學生上地幫助生產，小學生沒大學生帶着走路也不敢來上學。處在這個時候，學校與家庭生產怎樣結合？這是個大困難。我千變萬化，想了很多辦法：如整日制、半日制、早上制、副日制，……都沒法結合起來。後來，挨門拜訪，徵求家長們的意見。家長說：『過去這村三個教員，有兩個學校守住了，學生就能抽空上學；現在只有一個學校，路這樣遠，怎也不行。』這時，我才想起過去光自己訂一套辦法，沒跟家長商討是不行的。後來經過大家討論

，把現在的學校拆開，分成三個學校，另外又訓練了一批小先生（三四年級的學生）。白天幫助生產，抽空給低年級學生上課；黑夜來和我睡，一面上夜學，一面彙報工作。我每天輪迴教學。這樣，學生有了學習機會，不就誤生產又能學習，家長們也說可以。以後我遇到別的困難，都是用這種辦法克服的。

自述

壺關南莊小學校教員

天錫
趙連城

壺關二區南莊村，村裏有個小學校，學校裏有兩個教員：一個叫趙連城，一個叫申天錫。

趙連城今年三十九歲，抗戰前，好吃好嫖，又好抽大煙，抽得面黃肌瘦，四肢骨架挑着一張人皮。因此人們叫他『懶睜眼，不張嘴，怕抬腿』先生。可是，一抽是大煙，情況就不同，眼也能睜開，腿也能走開，嘴也能張開，還說笑話，惹得人哈哈大笑。

申天錫比趙連城小一歲，今年三十八，人還規矩，沒做過啥壞事，但是封建迷信，思想很落後。常對人說：『神即心，心即神，無虧心，無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這兩個人在抗戰以後，各有一番遭遇。

先說趙連城。八路軍過來，把大煙禁了，趙連城抽不開煙，整天眼淚鼻涕，非常難受；但是，難過了幾天，把癮拖過了，也就好了。他的煙就這樣『戒』掉了。起初，他

還有點怨恨八路軍不讓他抽烟。後來把烟戒了，人也活翻了，又有些感激起八路軍來。『要不是他來，一輩子也休想把烟戒了！』他先前雖教過幾天小學，那是胡應付；現在既然把烟戒了，就想好好幹一些工作。恰好抗日政府辦了一個中學，他就進了中學的師範班，學了半年，畢業以後，腦筋也開通了，還學了許多新道理，身體也強壯了。抗日政府分配他當小學教員，他也樂意幹。介紹他到南莊小學校裏教書，一教就教了好幾年，一直到現在。

他的情形比較簡單，沒多說的；現在再來說申天錫。

申天錫見抗戰開始了，就說：『這個年頭，兵荒馬亂，不宜幹事，還是「隱」起來好。』於是，就在老頂山凹，下嘴溝裏（敵佔區），開了個私塾，當起冬烘先生來了。開初一個時候，倒也清閒，每天除給學生講讀些四書以外，還可以看到些『三聖經』、『子午針』、『推背圖』一類的書。有一天，他在『推背圖』中，見到兩句話：『天子出在紅崖之中，木子為將，十口為官。』他就依此胡推測起來，心想：『天子出在紅崖之中，這紅崖莫非就是指的紅軍？』心裏有了這個想法，嘴邊也就不免吐露出去。在敵佔區裏說話能亂說的麼？到四二年冬天，有個漢奸，就報告漢奸政府，說申天錫『假借私塾名目，暗通八路機關』，當下，就把他抓到偽縣府教育局。漢奸督學不等他分辯，舉手就是兩個耳光，把襯帽也打掉了；打得他昏頭昏腦，不知東南西北。把他威嚇住了，就強迫他當新民教員，當時他也不敢違抗，只好應承下來。心裏面當然不甘心，所以過了幾天，

就偷跑到根據地來，向抗日區長訴了頓冤，聲言要參加抗日工作，誓死不當亡國奴。區長見他抗日心切，就介紹他到抗日政府受訓。受訓出來，就當了抗日政府的小學教員，到現在也有二年多了。

他們兩個人，今年又在縣政府參加了整風，整風出來，思想越發通了。別的不說，單舉參加勞動的事情說一說，就可以看出他們跟從前是如何不同了。

今年開春，學校裏種了好幾畝地，担糞、鋤草，全是他們兩個人幹的；只是在星期前，才發動學生們幫點忙。除學校生產外，有空還幫助窮戶做活，又給抗屬担水。在一邊說笑唱歌，非常快活。老百姓看到了都說：『先生還這樣受哩，真是世道變了！』

上邊說的故事，全是真人真事，趙運城、申天錫，就是我們兩個人。請讀者研究一下，看我們兩個人是怎樣變過來的。

民辦學校的方向

王 民

平順的民辦學校，發生了一個問題：大部份民辦學校的教員覺得自己地位低，民辦辦不好，都希望上級「提拔」成公立。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據我調查，大概是這樣的：大部份民辦學校只頂了個民辦名義，實際上老百姓很少過問學校裏的事。教員大多是上頭派下來的——民教科寫個介紹信，指派某人到某某村教民辦小學。教員到了村裏，老百姓看「民辦」「公辦」，只從派飯上來分。老百姓有這種說法：這是個吃飯出米教員（指公立）；那是個吃飯不出米教員（指私立、民辦）。許多村子的民辦學校教員，連燈油也點不開，要教員自己掏腰包買；天冷了，糊窗紙也沒辦法開支。跟村幹部交涉，幹部說：「沒區上公事不能隨便開支」。老百姓瞧不起，經費沒着落，是民辦教員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去年秋訓以後，有的民辦都「提拔」成公立了。因此，使民辦教員發生兩種想法：一種努力把學校搞好，目的是叫上級「提拔」成公立；二種自認沒能力，上級也不「提拔」，因此，工作消極，越幹越沒勁。這種做法，使我發生了一個疑問：我在六六教師節，看到文件，說小學校都要向民辦方向發展，照這樣

「提拔」，不是把民辦提成公立方向走了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好，提出來和大家商量，解決。

對民辦學校的意見

解 索

王民同志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民辦學校的方向問題。

到底是公立向民辦方向走呢，還是民辦向公立方向走呢？照新的教育方針規定，應該「把大多數的甚至全部的小學交給羣衆自己辦」。平順某些地方把民辦「提拔」成公立是不妥當的。

爲了問題明確起見，先講一講什麼叫「民辦」學校。民辦學校就是老百姓辦學校。老百姓辦學校，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像以前許多地方的私塾，就是民辦學校。學校的經費是老百姓出的，塾師也是老百姓自己講的。不過，現在的民辦學校比私塾好。私塾的多洪先生只能教「詩云子曰」，學了沒有多大用處；現在的民辦學校教識字、打算盤、閉路條、生產知識、新道理，都是些實用的學問。說清楚什麼叫「民辦」，再來講爲什麼要民辦。私塾不行以後，有了學校；在這一帶地方的學校，大都是公家辦的，所以叫「公立」。這些公立學校，當然也有功勞，教會許多小孩子識字，懂道理。但是它還有毛病：學校裏教的東西跟社會上、生活上用的東西還不一致，學的和用的碰不對頭，所

以老百姓不願意送自己的子弟到學校裏去。這對普及教育，消滅文盲，受到很大限制。去年春天，陝甘寧邊區，發現了這個毛病，提出一個新的教育方針——「學校和勞動、社會、政府、家庭結合」的方針，把學校裏教的東西和社會上、生活上用的對起頭來，變成一個東西。這是一個大改革，許多公立學校都照着這個方針做了；可是要做得好，做得徹底，最好發動老百姓自己來多辦學校。老百姓自己辦起的學校，他有權聘請自己看中的先生來教學，有權規定教育內容；老百姓是最講實際的，所以規定出來的內容就能適合實際，適合需要的。另外，公家辦學校，總不能普遍，頂多一個行政村辦上一個；但拿現在的要求來看，有些自然村就要一個學校，這麼多的學校都要公家來辦，很難辦到。爲了普遍設立學校，也只有發動老百姓自己來辦；老百姓辦起來，公家幫助。這就是爲什麼要民辦的道理。

要辦起一個真正的民辦學校來，不是件草草率率的事情。事先，應該跟老百姓好好商量商量，看他們有沒有這種需要。如果他們還沒有感覺到這種需要，就不要冒冒失失辦起來；辦起來了，也不過我們叫它「民辦」，老百姓是不承認的。如今辦事情，跟前不一樣，辦一件什麼事情，一定要徵求老百姓的意見，取得老百姓的自願。老百姓願意，這事情就能辦好；老百姓不願意，你硬逼着他辦，事情辦不好不要說，他心裏還討厭你。辦學校也是一樣，一定先要取得他們的自願。要老百姓真心情願辦一件事情，就不大容易，一定要經過一段討論、考慮，這段討論、考慮的時間，叫做「醞釀」，醞釀

的時間，應該久一些；醞釀沒有成熟以前，不要硬來，寧可過一個時候再說。平順某些地方民辦學校辦不好，大概辦的時候，沒有通過老百姓的自願，或者醞釀不夠成熟。要通過老百姓自願，要有一個醞釀時間，這是至緊要，千萬不敢忽視。不過，這裏得補充一句：「自願」不是「自流」。有些地方，照需要說，應該辦個學校，可是老百姓還沒有感覺這種需要，這時就要我們下一番苦功，啓發起這種需要來，並不是坐等「自願」。總之，要自願，不能硬來；也不能自流，要努力爭取。只要我們真是按照老百姓的需要，來發動他們辦學校，老百姓一定是歡迎的。

民辦不是說公家就不管了。「民辦」不能「公助」分開。公家應派專門幹部，領導民辦學校。一般縣區幹部下鄉時，也望除了做好中心工作以外，照顧一下民辦學校，看他們有了什麼困難，發生了什麼偏向沒有；有困難，給他們解決，有偏向，幫助他們糾正。更希望村幹部同志把學校工作，列爲自己工作的一項；翻身、生產、搞互助是重要事，辦好學校也是件大事。學校經費，既然確定民辦了，就應該村上設法解決。邊府會規定把村上公產歸教育經費，希望切實執行。教員的生活解決了，才能安心教學。回過頭來，我們也希望民辦學校的教員安心工作，辦教育是爲了替人民服務，並不是爭地位高低；生活待遇（自然，必要的費用應該解決的）。學校辦好了，老百姓擁護你，什麼事情都好辦，什麼困難也好解決。

最後，我們要聲明一下，上面的意見，都是很原則的，也是不夠成熟的，所以只能

做個參考。具體問題還需要具體解決。新大衆歡迎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更歡迎介紹幾個好的民辦小學。

龍鎮小學為啥辦不起來？

王英

編輯同志：

最近我們參觀了一個學校——平順龍鎮小學。教員賈廷賢同志，工作很積極，幫助村裏的工作也很努力。可是學校總是辦不起來。全村學齡兒童二百一十名，上學的不到二十名。這使賈同志很洩氣，整天說『幹不了，沒辦法。』經過我們的研究，這個學校辦不起來的原因有這幾個：

一、學校一向在老百姓中間沒有好影響。這個學校自抗戰以來，就沒有搞好。只是四一年王明若同志在那裏的時候，還像個樣子，入學兒童增到一百上下，老百姓反映也較好。王同志走後，又調了另一個姓王的來當教員，這王老師整天叫兒童拾柴，很少上課。家長叫娃娃上學，原是想認幾個字，老師不教認字，光弄這弄那，當然引起家長不滿。加之這教員人品不好，好腐化，更引起羣衆的反感。後來，又換了一個姓申的來，這申老師更是啥也不幹，整天坐在街上跟人下棋。老百姓提起來都搖頭：『你說那申老先生吧，乾淨白白在這裏吃了公家一些米，造了幾担糞，此外，啥也沒幹。』就因為這些

『老師』，就把學校威信弄垮了。

二、買同志教學方法上有些問題。如勸員學生，用『抬』、『拖』、『叫』的辦法。學生把學校看成『監獄』，把先生看成『怕人』。村裏老百姓說：『先生和學生是打麻雀戰』。先生一出去，學生也跑了，鑽在莊稼地裏，先生找，學生躲。先生走了，學生也出來了。學生們都很怕他，怕他打手板子，我們參觀的那天，還有四個學生吃板子。以外還有禁閉，罰東西等處罰，這樣一來，學生對老師關係越來越壞，有些學生因為怕吃板子，就死也不來了。

三、買同志幫助村裏工作很積極，跟村幹部的關係也很好。不單村裏大小工作要配合，就是很多後勤工作他也管，例如『派飯』之類，這樣又出了一個毛病，就是過多幫助了村工作，就難免放鬆了本位工作。學生們反映說：『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幾箇字，叫快認，晌午誰認不會誰吃板子。』老百姓也這樣說：『買先生想辦好學校，非和村公事分開不行。』

以上所說的，恐怕不單是龍鎮小學辦不起來的原因，別的小學也有類似情形，所以寫出來供大家研究，改進。

讀者 王英

編者的意見：用打板子，禁閉來對待孩子，是『孩兒王』的作法。說得嚴重一些，

這是虐待兒童的行爲，這在咱們這個新社會裏是通不過的。我們希望龍鎮小學教員同志不要川這種方法；趕快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孩子犯了錯誤，應該好好跟他說，說通了，他知道了錯誤，自然會改的。新的教育方針，老師應該是學生的朋友、哥哥、姊姊。朋友不能打朋友；哥哥、姊姊也不能打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

但是，龍鎮小學校所以辦不好的原因還不在這裏，我們認爲主要的倒是第三個原因，就是教員同社會——村上的關係問題，新的教育方針是『學校與社會、家庭、生產相結合的方針』。在這個意義上，辦學校要跟村裏工作結合起來，教員要幫助村裏一些工作，這完全是對的；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結合法，怎樣結合才合適？我們的意見是這樣：教員的工作是教育兒童認字，學習生活本領，這是他的崗位工作。教員的主要力量是應該用在這上頭；幫助村裏工作應該是有範圍的，不是什麼也來個『配合』，派差、派飯當然教員管不着，村裏有許多會，也不一定都要參加。具體的說，教員幫助村裏工作，最好幫助村裏的羣運工作、衛生工作、社會教育和時事宣傳工作。其他的工作不是不能搞，這要看有沒有時間，有沒有必要，配合村裏的工作太多了，就要妨礙教員的崗位工作。賈同志過多的弄了村裏工作，放鬆了學校工作，難怪老百姓要說『賈先生想辦好學校，非和村公所分開不行』了。我們想：如果把學校辦得有成績，學生們認真識了字，學會了本領，對家庭、社會有了幫助，自然學校的威信會提高的，家長們就會感激，幫助。只要他們能夠幫助學校，那麼，如像動員兒童入學，這些問題，是

很容易解決的。這裏，我們還要請村幹部同志注意：教員的工作是辦好學校，教孩子唸書，他不是村幹部，他應該同村幹部分工。後勤工作有抗勤主任，派飯有婦救秘書，這些事情最好請麻煩教員。讓他騰出時間，辦好學校。學校辦好了，不也是村裏一件大工作嗎？

一個頑皮兒童的改造過程

邢台二完小
教員 李占春

我們學校裏，有一個最頑皮的學生，他的名字叫項庚清。

項庚清今年十六歲。他父親是個買賣人，從小把他送進鄰近的私塾唸書。

私塾裏的冬烘先生教他唸『百家姓』，什麼『趙錢孫李』咧，什麼『馮陳褚衛』咧。他不懂，又沒味道，就不願意唸。可是那冬烘先生非逼着他唸不行；不唸就打。他怕打，只好來了個『消極抵抗』；當着先生面就唸，背地裏出典故。今天撕破了先生的窗戶紙，明天又澆熄了先生的火爐，後天又出了什麼亂子。這樣過了半年。冬烘先生說：『朽木不可雕也！』他父親也說他沒出息，成不了器材。就不讓他唸書，叫他在家磨麵。

項庚清當了『磨官』，整天在磨道裏轉，可是他覺得很愉快。他想：『只要不上學，幹什麼都行！』他把上學看成天底下最痛苦的事情。

我們學校裏的校長，和他家是鄰居。看到這樣一個孩子不上學，覺着怪可惜的，就勸員他到我們學校裏來唸書。一提上學，比打他還難受，他不願意；後來說好說歹才把

他動員來了。

來到學校，編在該教的那一級。他很怕我，因為他把我看成私塾的多祺先生。嘗着我面可規矩哩，背地裏還是保持着他在私塾的脾氣。有天下午，我和翟先生去溜城牆，遠遠的看見他在城牆一個很高的磚堆上，手扶着腰，向着南面破口大罵，還不時的拿磚頭打下去。我想看看他究竟搗什麼鬼，就偷偷的轉過去，到他身後；順着磚堆一看，原來下面還有兩個同學，也在對他叫罵着。我看清了，又轉到原來的地方，高喊一聲。他聽見聲音，一是我，馬上裝起一付規矩樣子，向我行了個禮跑開了。第二天早起，他對同學們說：『你看吧，我今天非挨揍不可。』同學們問他爲啥，他也不說。上課時候，你看他那個規矩樣子，簡直像段木頭。我以爲他知道錯誤了，也就不說什麼。那知第二天早起，我正在屋裏看書，聽着窗外「噉噉」一聲，接着又是兩下。我仔細一聽，是兩個人打架的聲音。我斷定這裏面一定有項庚清，就馬上放下書走出去。一看，果然有他！我把他們叫到屋裏，看那個學生已經被打傷了，臉上一塊泥。我先叫他出去洗臉，問項庚清到底爲什麼。他不敢說，怕說了挨打。等洗臉的同學回來，才知道他原來罵了人家，人家不行就打起來了。我回過頭來再看項庚清，這時，他臉色全變了，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好像只等我拉過來打他。我知道這時候再刺激他不妥當，就針對他怕先生的毛病，把他的錯誤說了一說。又把那個同學差出去，對他着實勸勉了一番。並且叫他拿出老大哥的身份去對待小同學。我再着他的神色已經緩和下來了。我爲了叫他

高興，特地叫我收拾屋子，然後他高興的走了。下午翟樹桓對我說：「項庚清說來：『李老師的脾氣真好，我覺着怎麼也得挨打。李老師給我說得頂好。』我問：『還說什麼？』他說：『可不敢胡鬧啦，李老師說，叫我當老大哥哩！』這樣，我明白了，他已經把怕先生的想法破除了，只要破除了這一點，其他問題就好辦。」

因為他時常逃學，所以他的功課很壞。我把他怕先生的念頭破除以後，又注意到他的功課。這在六年級不僅是他，還有三四個同學的功課也是和他一樣的。他們的功課不好，主要是對學習沒有興趣。我注意了這一點，就處處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但是他們的底子太差了，你儘管講得清楚、明白、生動有趣，他們還是摸不着門徑。這時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頂事的了，需要發動同學來幫忙，就採用了『小先生制』。各課有各課的小先生，都是選同學中成績較好的同學來充任。小先生可以隨時隨地提出問題來叫同學解答；同學有問題也可以隨時隨地和小先生研究。這樣一來好了，項庚清的算術以前非常糟，後來得到小先生的幫助，進步很快。一星期工夫，他從『百分法』起到『度量衡』，和同學們趕齊了。這一次月考，他的算術分數，得了滿貫。算術好了，引起他對珠算也有了興趣。在上珠算的時候，時常聽見他說：『老師，給俺多講些吧！』以前他看見算盤就頭痛的。在上自習時候，總見他一面溫習功課，一面撥弄着算盤。這樣，他的珠算有了顯著的進步，只要你說個數字，他小指頭一撥，就給你答出來。在第二次選小先生的時候，同學們就把他選上了珠算小先生。

項庚清以前好逃學，現在學習有了興趣，逃學當然不逃了，連遲到早退的事情也沒有。回到家裏也不出去玩。他變得很勤緊。見水缸裏沒水了，他就去打水，打得滿滿的；院子髒了，他就拿起掃帚來掃地，掃得淨淨的。得空就拿起書來看。他父親看他轉變好了，就喜歡他起來，對他也有了希望。

有天，校長邀我談：「項庚清的父親說：得空要來看你，把項庚清書給你啦。」

陳彩章的教學方法

逸 民

陳彩章先生是那台市的一位老教員，他今年六十三歲了，現在他在女子完小教書。在他數十年的教學生活中，深深感到過去教育脫離實際的毛病。那台解放以後，在新的教育方針下，提高了他的教學興趣。他時刻考慮着如何使教育跟實際結合起來。現在他已經摸索到一些經驗。這裏介紹他幾件事情，供教員同志們參考。

『俺也會算負擔啦！』

去年陳彩章先生担任五六年級的公民，當時因為沒有課本，就隨便選些法令來給學生們講。起初講的土地法令，學生們反映聽不懂，陳先生一想：可不是，學生們年齡小，又是女孩子，城市的土地問題又不多，怎樣能聽懂了呢？就轉變方式讓他們自己選，他們願意學習什麼，覺得什麼頂用，就教什麼。這時市裏正在搞負擔工作，有個學生就說：『俺家裏人天天晚上去開會，說工作人員講的是合理負擔。老師，你就給咱們講講合

理負擔吧。」陳先生說：「好，下次就講合理負擔。」第二次上公民的時候，陳先生就把現在的負擔和敵黨在時的負擔作了一個對比，又把負擔與免負擔，農業負擔與商業負擔作了很詳細的解釋。講完後，就發動同學們根據自己的家庭情況提出問題來問。有個同學問：「我哥哥在外邊做生意，是否在家算人口？」又有人問：「爲什麼新開門的買賣不負擔？」又有人問：「地在鄉裏往那裏出負擔？」陳先生把這些問題給學生們又作了詳細的解釋，大家聽了很有興趣。後來，有個同學問：「老師，到底怎樣就知道負擔多少錢呢？」陳先生說：「等上算術的時候，我教你們算吧。」

上算術的時候，陳先生說：「誰把自己的家庭情況說一說，我給你們算一算。」當時有一個學生叫賈寶琴的站起來說：「我家在東鄉，一共五口人，種五畝園地，每年收麥租一石，秋租一石五斗，這是我家的收入，按照負擔辦法，我家該出多少負擔？請你算算，老師！」陳先生根據這個例子，給學生來講算法。一面講，一面算。經這樣一講，同學們都伏在桌子上計算自己家裏的負擔了，自己算了又給老師看。第二天賈寶琴從家裏回來說：「咱算的和街公所算的一樣，俺母親可高興哩！」旁的學生也都說：「可真學了本事啦！」

『當學生的還會作豆腐哩！』

陳先生給講自然的時候，講到大豆的功用。陳先生說：『大豆可以做油，可以做豆腐，對人身的補養很大』。講到這裏，就有個學生插嘴問：『俺光知道豆腐是大豆作的，可不知道怎樣作的，你給俺講講吧！』這一下可把陳先生難住了，不是他不懂，是濼空說說不濟楚。後來陳先生就和一家豆腐店接洽好，等人家做豆腐的時候，他就引着學生去參觀。到了那裏，請做豆腐的人一面做，一面給講。這樣參觀了一次，回來陳先生又根據自家過年時做豆腐的經驗講給學生們聽，學生們靜悄悄的聽着，沒有一個人說話。下課後學生說：『老師還會做豆腐哩！』後來王淑琴告陳先生說：『我照老師講的做豆腐方法，在家和我媽媽就做成豆腐了，』我媽說：『當學生的還會做豆腐，可真稀罕哩！』

『一面生產，一面學習』

今春開學後，全校掀起了個生產運動。雖然都是女生，生產勁頭却很大。陳先生擔負三年級的級任教員，三年級分了一塊荒地，陳先生就領導學生來開。在創地休息時，陳先生說：『咱們唱個開荒歌吧！』學生們一致舉手贊成，陳先生就把已經編好的歌

子，吃給同學們聽：

努力！努力！努力開荒地。

泥土要刨鬆，磚瓦要拾去；

泥土刨鬆，磚瓦拾淨，

我們要種好東西。

種菠菜，種白菜，種南瓜，種啥都有利！

這樣一邊刨一邊唱，大家不覺得累，又學了生產知識。在第二次休息的時候，陳先生又發動大家把剛才教的歌子，各人用磚塊寫在地上，看誰寫的快，誰寫的沒有錯字。這時大家都忘了疲倦，都嚷着說：『陳老師，我寫完了，看我寫的對不對？』『陳老師，看我的。』生產回來後，大家覺得這種學習方法比待在教室裏上課強。

徐江賢動員兒童入學的經驗

段懷良
董立法

徐江賢同志在黎城孟家莊教書。他是一個熱心教育工作的青年。

這村有四十二個學齡兒童，上學的有三十五個，還有七個沒有入學。

學校一開學，徐江賢同志就派了幾個學生去叫沒入學的兒童上學。

去的幾個學生都碰了釘子回來。一個家長說：『各人管各人的事吧，俺孩還用你操心哩！』

學生們碰了釘子，回來哭告老師。徐江賢同志一聽，頓時火冒三尺高，心想：『這些人這樣頑固，非硬來不行。』就讓村幹部把這幾個家長叫來。不由分說，發了一頓脾氣：『爲什麼不把你們的兒童送來，你們不知道唸書是好事情麼？學生們去叫，你們還頂學生，這是什麼意思？』

這幾位家長見這教員年紀輕，火氣大，不好得罪他；就含糊糊糊接受了錯誤，聲言明天一定把自己的孩子送來。

到第二天，沒見一個送來的，事情很清楚。昨天的諾言原是應付話。

江賢同志的硬來失敗了，他覺察到這個辦法不對，便轉換方式，親自去動員。

家長們見老師來了，都很客氣：『啊呀！還要老師親自來，真是對不起！這幾天實在太忙，再等兩三天，一定讓他去。』

江賢同志一聽，知道還是應付話。心想：『現在唸書又不要錢，爲什麼他們總不願讓自己的孩子上學呢？』

他決意要把這個原因找出來，就跟家長們閑扯起來，扯呀扯的，有個家長說了實話：『唉！不瞞先生說，俺這孩不是親生自養的，是災荒年買的人家的孩。不牢固，說不定那天人家找來就被引走了。現在讓他唸書，還不如在家做些活，做一天就頂賺了一天……』

江賢同志聽罷，知道這才是真心話，就誠心誠意勸他說：『這話不是這樣講的。你看孟見喜不也是買來的孩子麼？可是人家平素待那孩子多好，嚴親生的孩子一樣。聽說前些年那孩子的親生爹曾經來引過，可是那孩子死也不走，結果沒有引走。你現在如果不好好待他，不讓他上學唸書，只是當小長工使用，他爹來引，就一定引走了；要是你待他好一些，讓他唸書，他對你有了感情就走不了。』

這一番話，打中了那個家長的心坎，便說：『你先生說的對，就是，待他好一點，他就走不了。好！明天我就讓他上學，請你多關照一些。』

第二天，那個家長果然把他的孩子送進學校唸書了。

從這件事情，徐江賢同志悟出了一個道理：動員兒童上學，事先一定要摸透家長的心思，研究他爲什麼不願自己的孩子唸書。弄清了這個，才能『對症下藥』，說服對方。硬來是萬萬使不得的。

後來，江賢同志用了這個辦法，把剩下的六個兒童，也動員來上了學。

介紹一個識字辦法

趙振國

去年冬天，我在東成村當初小教員時，給學生家庭器具的名字，如缸、椅、桌、鏡、門窗等字，讓學生認會寫會；回去把家裏有的東西就東西的名字寫上字，在缸上就寫個缸字，椅子上就寫個椅字，桌子上就寫個桌子，門扇上就寫個門扇……去教自己的父母，姊姊、哥哥。學生家裏的人，見自己的子弟，學會了字，一方面很喜歡，一方面也願意向子弟領教。還有個好處，就是學生在學校學習時，學生家裏的人沒人教，也能自學。因為桌子上寫的字就是個桌子，椅子上寫的字就是個椅子，看見東西，就會想起字來。但是學生們各個家裏的東西，不能完全相同的，這個學生院內有棵棗樹，那個學生院內是棵梨樹；這個學生家裏有個櫃，那個學生家裏也許沒有，光在課堂上教，不能作到學生家裏有啥，就學會啥字。這個不足的地方，我組織學生在課外學習相互認字，便把這不足的地方補起來了。另外，我又發動學生們展開競賽：看誰認的字多，誰教會家裏人的字多，就表揚誰。每星期六的下午，給學生總結一次。這樣一來，學生們的情緒很高。

這個識字辦法，不單便於學生認字，學了能頂用；還能幫助大人們認字，對冬學識字很有幫助，做得好，冬學可不用上識字課，用這辦法就能頂替。現在冬學又開始了，我把這辦法介紹出來，供大家參考。

新的招考法

黎城三高 董立法

過去，高小招考新生，總有一套老規矩。開始先發個招生廣告，到各村去張貼，到考試的那一天，預先佈置了一個莊嚴的考場，把考生們趕到考場裏，又慎重其事的宣佈考場紀律：不許東張西望！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咳嗽吐痰！不許擅離座位……等等一大套。考試時又嚴格限定時間，時間一到，不管答完沒有，一律收卷。這套老辦法，在我們教員們看來，總認為是唯一無二的法寶，你說！經過了初試，又經過復試，難道還不夠嚴格嗎？還能埋沒真才嗎？這是誰也取不倒的！於是從舊社會到抗戰，從抗戰到現在，一成不變。

今年夏天，我們黎城三高，招考新生，照例用了同樣的法子。可是考試的結果，却發生了很大的毛病：美裏村兩個學生來投考，壞的考上了，好的却落了選。沒考上的李起旺父親，氣得呼呼的說：『我的孩比林福強呀！怎麼沒考上呢？唉！平常說得好，啥也要求實際，這還不是瞧人下菜！』小學教員辛求茂也說：『高校有時就肯主觀主義，想取誰誰就行！』大家都不平的說：『考試沒好歹，瞎碰罷咧！』

我們聽到了這些反映，就到實地進行了調查，林福同學說：『在村裏起旺就是比我們！』同樣的情形，在其他村裏也有發現。根據這些情形，我們對舊的考試辦法，來了一次深刻的檢討，發現了許多缺點：（一）這些孩們都是從山莊小溝來的，沒見過大世面，一進考場，早就戰戰兢兢，害怕心跳，能答的也答不出來了，這種考法，使學生思想不敢自由；（二）過去出題考試，是以教員為主，讓學生們來摸教員的心思，不是以學生為主，讓學生施展真本領；（三）光注意文化程度，沒有有意識的來扶植貧寒生和女生；這些學生因文化程度差些，容易落榜，現在我們學校裏，貧寒生和女生只佔百分之六，相當不妙。

於是我們決定實行新辦法，首先把貼廣告與具體動員結合。從舊生中，先了解那些村有願升學的學生，就把舊生組成調查與動員小組，重點放在貧寒生和女生上，這樣做了第一步。規定了考試的日期，在學校裏佈置了一個『本領室』，應考的學生來時，就把自己平素的作文、日記，大小楷、算術及所有的創作，陳列在『本領室』。比本領，同學們可以隨意參觀批評，由教員與新舊同學，共同組織一個聯合評定委員會，分頭進行評判。根據自己的意見，又聽取羣衆的反映，決定優劣。在考試時，完全採用口試的方法，如考試算術，問個具體問題，着重在方法和理解能力；會列式，證得出道理就行。政治常識的口試，多問家庭情況，入學動機，並提幾個一般的時事問題問問，把兩方面綜合起來，誰好誰歹，誰該取誰不該取，自然是非常清楚而公平了，經過這樣一考，大家都覺得很滿意。

教育小經驗

李紅

教半年級一二年級的小學生，我感覺到是不好教的，老話說：『家有半升糠，不當孩子王。』這雖是一種錯誤的說法，但也說明了教小孩子的難。

(一)給一二年級上國語課，在上以前要把這一課(或半課)上邊的生字和複雜字統寫在黑板上，讓大家認會寫會。沒有了生字再開始講。講的時候不要太多，半課最好，字少的可以講一課。講的時候要慢要少，這樣孩子們容易懂也容易記。上完一課，要溫習前一課。生字要叫他們記在本子上，免得時間長忘了。講課要多講故事笑話。有一次，我和一年級講『兒童學飛機，飛到東京炸敵人』，把兩個胳膊撐開作翅膀學飛，他們都笑了。

(二)上算術比較費腦筋，二年級學生懂得四則應用法了，就可以多出文字習題，連系日常生活。如一次我出了兩道題，一道是小三沒事常到校，一天能認兩個字，十天能認多少？一道是小王不常到校，他認會了五十個字，一天忘兩個，十天忘多少？問他們一天認兩個忘兩個，十天認多少忘多少？他們都知道是二十個，但不知怎樣算，該用

啥法，他們想不出。我給他們磊，但不說出什麼法，讓他們想。想想加法不對，減法也不對，一乘就對了。他們算對了很高興，回到家裏就用起來了。

(三)寫做：兒童模仿心大，見人寫草字，他也跟上學。所以在寫做上草字很多，他們圖筆劃簡單，又快又好寫。寫小字他們也不習慣，嫌麻煩，有的連名字也不寫，胡亂塗劃。被家裏大人看見了，說他們亂糟踏，就不給他們買紙了。發現了這些現象，我就注意起來了。在寫影格時寫小一點，可以多寫幾個，一回頂多寫一張做紙，不讓多寫。這下他們就用心了。閒做時，在他們的草字旁邊寫一正字，向他們說明寫正字的好處與草字的壞處；第二次再寫再講；第三次再寫，就在草字旁劃一——或劃一×，這樣就慢慢改了。爲了叫他們學寫小字，我就在他們的名字旁也劃圈，他們看到小字也吃圈，有的還有兩個三個，以後大家也就寫開了。

(四)讀報講消息：讀報要簡單，多用問答方式，如我講蘇聯對日宣戰，他們不懂，說開仗或開火，他們就懂了。講日寇無條件投降，他們也不懂，說不敢講價錢說二話，他們也懂了。兒童活動的消息，他們最樂意聽，我把新大衆上『模範兒童暴徒全』的快報，念給他們聽，他們很快就背熟了。有的自己也編開了。大家都說：『人家也是兒童，咱也是兒童，看差多少？人家生產好，學習好，怪不得上書哩！咱可得好好學才行。』這下大大提起了他們學習生產的勁頭。

(五)教半年級最難，多是七八歲十來歲的小娃娃，光着屁股蛋，連話也說不清，

有的光哭。要讓他們多耍，認些簡單字。教的時候，選好一點的學生當小先生。字忘了也不要直接說，叫他想；想不出用啓示法。如一個小孩不認識「大」字，有的就說，你哥比你大呀小？他馬上就知道是大啦！如認四字，有的就伸出四個指頭來給他看。這種啓發辦法，收效很大。

(六)教歌子：小孩最愛唱歌，要多教歌。教的時候，把調子和第一段詞先教會，把詞都寫在黑板上，教他們認會寫在本上。第二段詞讓他們試唱，唱會了，三、四、五段他們就都會唱啦！這次我教了他們一個慶祝勝利歌，試用這個法子，他們看住詞，不用一句句教，就可以一直唱下去了。

要飯孩子王次文上學

葉子

這是翻身運動以前的事情。

劉魁恒同志是個不滿廿歲的青年，他在武安上泉當教員。這個村有五百來戶人家，去年八月解放以後才成立的學校。那時經過沿門挨戶的動員，男女學生一共到了二百二十多名。可是村上還免不了幾個有特殊原因的失學兒童。因此，劉魁恒同志，經常留意那些兒童沒有來；並爲了使失學兒童入學，他想盡辦法爲他們解決各種困難。

村裏有個叫王改文的，是個十三歲的要飯孩子。原來他父親是個開小飯鋪的，在四年前以前叫僞軍打死了。以後他就和一個雙眼失明的母親苦熬着。誰知道民國三十三年又來了災荒，母親也餓死了，那時只丟下一個沒人管的窮孩子。他曾經當了幾天小和尚，人家嫌養活不起，以後便要開飯了。

這年二月，有一天，劉魁恒同志碰見他正在街上要飯，便和他說起話來。問他叫啥？每天要飯，吃飽吃不飽？後來又問他：『你願意上學不願意？』他說：『上了學，就不能要飯啦。』劉魁恒同志便向他說：『你要上了學，我想法叫你要飯不費勁，又吃得

飽。『改文一聽，滿心喜歡，馬上答應明天就去學校。

改文是個要飯吃的孩子，自然穿的又髒又爛，頭髮有二寸多長，臉又黑。到了學校，學生們都嫌他髒，誰也不和他往一塊坐。劉魁恒同志看了這種情形，就給了他二十塊錢說：『改文，你去剃剃頭吧。』又叫他天天在學校裏洗臉。爲了使學生們和王改文在一塊學習，在一塊玩，劉魁恒同志自己經常不斷和王改文坐在一塊；學生們見了，覺着先生還不嫌王改文髒，大家也就不嫌了。這樣王改文便和兒童們打成一片了。

改文的學習很努力。可就是因爲每天要飯，跑很多門還要不飽，到學校又遲，這樣很耽誤時間。劉魁恒同志爲了使他要飯跑的門少，又能吃飽，就向學生們說：『咱們以前常說要幫助貧苦兒童，現在王改文的生活很困難，以後他到誰家要飯給的多，誰就是友愛模範。』這樣提出以後，兒童們回家都給大人們說了。從此，王改文要飯，就比以前容易得多了，走三四個門就吃飽；以前有時跑二十多個門還要不飽。解決了這個困難，使他能按時到校，他的學習就更積極了。開始時，他沒有紙，沒有筆；便找了一塊大方磚，磨的又光又平，用石灰在上面寫字。他成天抱着大磚，走到那，寫到那。劉魁恒同志看見他這種學習熱情，就給他弄了一塊小黑板，後來又給了他一枝筆，二十張麻紙。這樣一來，使他越學越有勁。在四四兒童節的時候，王改文當選爲全校的學習模範。

四四兒童節那天，全區兒童開大會，別的模範兒童都穿着新衣服，每人戴着一個鮮紅的袖章。王改文還是穿着又髒又爛的衣服，也沒有紅袖章。跟人家到了一塊，覺着不

好看。自己心裏就很難過。劉魁恒同志看出了他的心事，便馬上找了一塊紅布，縫了一個袖章送他。可是，王改文的衣服太髒太爛了，戴上紅袖章不很相稱，劉魁恒同志又把自己一件半舊的白布衫給他穿了。這樣打扮起來，顯得分外的乾淨，整齊。王改文簡直樂得抿不住嘴。

吃飯時候，別的模範兒童，自己都帶着乾糧。開完會就在會場吃飯、喝水。只有王改文坐在一邊看人家吃。劉魁恒同志，就到自己吃飯的房東家裏，要了幾個饅頭，房東問他：「劉先生怎麼吃飽了飯，還向外拿？」劉魁恒同志說：「我還有一個開會的模範學生，不能去要飯，我這是替他拿的。」房東笑了笑說：「這時的先生，還替學生要飯哩！快給人家送去吧。」劉魁恒同志把乾糧送給王改文，照顧着他吃飽，喝了水。王改文便很安心的在那裏開會了。

經過這次會以後，王改文不但學習很積極，而且勞動也在別人前邊。他到了學校就打掃院子，收拾教室。因此大家都說他勞動勤謹。王改文還有一個本領，就是他特別能動員貧苦兒童上學。他孀子有個九歲的孩子，叫個鎖子，因為家裏窮，人手又少，鎖子成天在外邊放牛割草。這天改文找着他，勸他上學。他很高興的說：「俺家正還沒法哩，那有功夫上學。」王改文便很耐心的向他說：「你看我不比你窮，整天要飯還能上學哩，你不比我強。到了學校又不誤生產。學生們互助起來，比自己一個人生產的還多。」說得鎖子不嘴了，改文又和他娘這樣說了一遍，他娘覺着到了學校又能唸書，還不誤割

草喂牛，當然是好事，於是就向鎖子說：『你限你改文哥哥，一塊到書房去吧，要好好唸書，不要和人吵架。』以後，改文又動員了魏喜運，賈改明等三個失學兒童上了學。四四會以後，劉魁恒同志就想：王改文是個很好的模範學生。可是他現在還是要飯過日子，雖然飯比以前好要了，但也不能讓他一直要飯呀。因此，他要想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有一天，他見了村幹部，說起上泉羣衆都翻身了，可是王改文還在要飯，生活很困難；並把王改文在學校的學習、生活情形介紹了一遍。幹部們一聽，都覺着先生還這樣替學生解決困難，咱當幹部的就更應該照顧人家啦。於是農會主任說：『劉先生，你對王改文照顧這樣好，我們一定要幫助他解決生活問題。』沒幾天，經過幹部們的討論，把王改文給了他本家一個沒孩子的奶奶。讓他奶奶照顧他；改文給他拾柴，幫她做些零碎事情。村上給了他幾斗米，而且還準備給他幾畝地。

這樣一個沒人管的要飯孩子，現在不愁吃，不愁喝的唸起書來了，村裏人們都說：『八路軍一來，啥都好了，就連先生也不是光教書，還教孩子們生產，還讓要飯孩子唸書，替他解決困難。』至於王改文自己，對劉魁恒同志也是感激得不行。

